

梦里桃花系列



[香港]岑凯伦

今生无悔

梦里桃花系列

今生无悔

● [香港] 岑凯伦

(宁)新登字 05 号
责任编辑:马仲元

梦里桃花系列

今生无悔

岑凯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:7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: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227—01433—9/Z. 134

定价:5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第一章

王哲依照与芷陵的约定，真的头也不回地往前走，一直到背影完全被灰蒙蒙的夜色所淹没。

芷陵强忍着想要出声叫住王哲的冲动。她怕自己一出声，会让王哲的脚步永远停留，误了王哲一生。所以，她只能任由眼泪从黑眸中倾泻出来。

在芷陵在脑海中，这一刻已被演练太多次了。这该是熟悉且自信足以面对的一幕。她一直以为自己能坚强、潇洒的离别。

怎奈，事实却不和想像完全相反，令芷陵差点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原来，和王哲分开是这样痛苦的一件事！纵然它只是一次短暂的离别。

“如果你真爱芷陵，就不应该对她隐瞒你的身分！这样对她是不公平的。”王哲的军校学弟，更是好友的廖子安，

在发现王哲这一次不像是随便玩玩时，对王哲发出警告。

王哲原本以为这又是另一段生命中的插曲，始料未及的，在和江芷陵交往几个月之后，王哲已史无前例的陷入情网。

“我该怎么做呢？”王哲征求子安的意见。

“向芷陵坦白，由她自己决定去留，否则，你如何能心安理得的面对她？”其实这个建议，子安早就提出过。早在他看出一点儿端倪时，就曾劝王哲不要自欺欺人、自误误人了。只不过，王哲对自己过分自信与把握，不肯承认他会 对女孩子动真情。

现在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也证实了子安的旁观者清，于是旧话又被重提。

王哲跌入思想的深渊中，细想自己二十八年来所过的生活方式。

他一向是玩世不恭的，对于一切抱持无所谓的态度，却又自认性格、潇洒。

他是一个空军士官，在校成绩优异，所以被分发到很好的单位。

但他常常忘了上班，终于，在一连串无假又无故不上班的日子之后，队长再也无法替他扛了，于是被提报了逃兵。

王哲已经打算从此这样过日子了。反正他的生活过得轻松又惬意，而且自由，不像军中的约束一大堆，他太喜欢目前的生活了，又何必在意“逃兵”这个名词呢？

“老兄，想清楚！如果只是想玩玩，就找别的女孩子。如果真心爱芷陵，就别再躲躲藏藏，去自首吧！大不了在军狱待上几个月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子安的话，又在耳边响起。

“好吧！我就做一次顶天立地的男人，我去向芷陵自首。至于其他的，我还没有心理准备，以后再说吧。”王哲几经思考之后对着子安说。

“为了你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”王哲没来由的一句话，让芷陵的眼睛充满了问号。

“什么事？”芷陵满嘴炒饭。”

“嗯……没什么，你先吃饱再说。”

芷陵真的不再理会他，自顾自地大口享受她心爱的美味食物。

王哲喜欢极了芷陵的吃相。从他第一次看到她的吃相之后，他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

芷陵习惯狼吞虎咽，她说这样才能真正体会饱的快感。她说小口小口地吃，太对不起自己的嘴巴，还有胃。

王哲觉得她大而化之之得不太像女孩子。她几乎可以说是粗鲁的。

芷陵走路像赶集似的，说话粗声粗气地，一点也不温柔。还有她的笑声，总是一片爽朗的大笑。每当王哲要求她收敛一些时，她总会抗议，“连高兴也要压抑吗？太不人道了。”

芷陵最后一口饭终于吃完了。她抹干净嘴巴，喝了口饮料，“你可以说了。”她对望着她出神的王哲说。

“你真是特别，和别的女孩子一点也不一样。”王哲尚未进入正题。

“废话！我就是这样吸引人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芷陵一向对于别人的赞赏或责贬都大方地接受。

“真搞不懂，你为什么吃不腻椒猪肉炒饭？”王哲对于芷陵对的执着，真是无法了解。

“奇怪，你天天睡觉怎么也睡不饱？”芷陵白了王哲一眼，“你刚才煞有其事地说有事情告诉我，就是说这些废话吗？”

“唉，算了！改天再说吧。”王哲实在开不了口，他不想这么快就失去芷陵。

芷陵一向嘻嘻哈哈惯了，他真的不敢确定她对他的感情到底有多少。

“我觉得你今在特别怪！”芷陵机伶的眼光，透视着王哲。她的心思是细密的，并不像外表般粗枝大叶。

“有吗？”有心事的人特别容易心虚，王哲仿佛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。

“放心，我不会逼你招供的。等你良心发现了再告诉我吧！”芷陵一句无心的话，却又让王哲心虚了一次。

“看你的样子，准是还没和芷陵摊牌。”子安见王哲哼着歌回到家里的愉快情形，做了如此的判断。

王哲一古脑地跌坐在沙发上，跷起二郎腿，无可奈何的耸耸肩。

“你真像鸵鸟。”子安骂了一句。“说实在的，我太纳闷了！芷陵和你以往的女朋友，根本完全不一样的典型，为什么你偏偏对她动真感情？”

“这种事谁能解释呢？也许是看对眼吧！”王哲也不明白为什么如此无法自拔。

“听我的话吧，不会错的。再拖下去对谁都不好，不是吗？”

是的，这件事本就应该早点解决，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个勇气呢？王哲下了个决心，要真正面对问题。

在老地方，当王哲到了之后，意外地发现芷陵早已坐在位子上。

她无聊地拨弄吸管，又不时地看着窗外来回的人们，可见，她已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怪事！今天怎会这么早来？”王哲在她面前坐下。

“我辞职了。没上班当然有时间早到罗！”芷陵嘟着嘴，似乎还有气未消。

“又要换工作了？”王哲笑着摇摇头，不知道这个情绪化的女孩又是因为什么理由不干了？

“老板太小气了，和我合不来，我只好走路罗！难不成能叫老板滚吗？”

“说的是。不过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脾气也不要太毛躁

才好。”

“我是路见不平，如脾气无关，有个残障人士进来兜售零食，老板居然不通融，所以，我就……”

芷陵就是这样善良可爱，这样择善固执，王哲心想，她对我的感情是否也是如此呢？

“芷陵，如果有天，我必须离开你，你……会不会想我？”王哲小心地试探。

“看情形罗！如果你是去追别的女孩，我肯定是不想你。”芷陵不懂王哲话中的含意，她望了王哲一眼，然后继续说：“不过，我倒看不出你有什么理由非离开不可。”

王哲不语，深邃的眼睛，看不出他在想什么？

“为了你，我决定去自首！”王哲沉静了许久之后，突然迸出这句话。

芷陵吃惊地睁大不相信的眼睛，她很仔细、很仔细地端详王哲；他再怎么看不像作奸犯科之人，怎会——需要自首？

“我是个在逃的现役军人。”经过一番心灵的激战挣扎，王哲终于将真相向芷陵表白。

“我不明白……”芷陵仍处在惊吓的情绪中。

“简单的说，我是个逃兵。”他说。

逃兵？很重的罪吗？芷陵无法了解。那子安是否——

“我已经不想对你隐瞒自己的身分了。与其让你将来恨我，我宁愿你现在就弃我而去，我不忍心见你以后含恨而别。”王哲苦涩的说。

“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”芷陵已稍微平静。

“刚开始时，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爱上你，”王哲坦然说：“没想到，如今我却已经无可救药地爱着你了。所以，我不想再欺骗你。”

芷陵没有回答。平静的脸上，没有任何表情。

“如果你这个时候离开，我会谅解的。而且，我已有心理准备。”王哲替芷陵做了选择。

“你还不十分了解我，是不？”芷陵的脸上，终于出现颜色。“我要先弄清楚一件事——你结婚了吗？”

芷陵屏息以待王哲的答案。

“这是我唯一可以向你大声保证的事，我没结婚！”王哲好不容易放心地笑笑。

“那就好！现在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不会离开你。因为我也无可救药的爱上你了！天晓得我多害怕你会回答已经结婚了。”芷陵的眼中闪过一抹耀眼的光彩，向王哲射过来。

“那么，意思是说，如果我去自首，你会等我的，是不是？”王哲不敢相信地睁大眼睛，没想到芷陵也会向他说出“爱”这个字。

“你真的愿意自首，我一定等你。”芷陵肯定地回答。

“真的？”王哲的声音中夹杂着浓得化不开的兴奋。“我逃兵的时间不长，如果我去自首，刑期一定不重。逃兵的刑期最短是八个月，我想，我不会被判超过一年的。”

“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”芷陵问。

“我想再多和你聚聚。”王哲已经开始依依不舍了。

“不要这样，明天就去自首吧，我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回来。”芷陵仍是这般理智的速战速决。

“一件T恤、一件牛仔裤，加上一件简单的行李，王哲真的要走了。

“我送你去。”芷陵好坚强的神情。

“不要你送，我怕会因为舍不得你而打退堂鼓。”王哲拒绝着。

“我一定要送，我要亲眼看着你勇敢地为了我们的将来向走去。”芷陵坚持着。

“这样吧！”王哲提出折衷的办法。“你送我，就送到宪兵队的门口，不要进去。还有，我不许你哭，你的眼泪会削去我的决心及勇气。”

“OK，我一定不哭。这是值得高兴的一刻，我怎么会哭呢？不过，你也要答应我，绝对不许回顾，否则，我怕我会受不了。我不想叫住你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！这是我们的约定，让我们潇洒的离别，等待将来甜蜜的相聚。”王哲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。

“嗯！”芷陵一直不停地点头。

“我会尽快写信给你，让你知道地址。”王哲说。

“你会被送到哪里？”

“还不知道。”

“我会天天写信给你，我不会让你孤独寂寞的。”芷陵这一句是用喊的，因为，王哲已经朝宪兵队走去了。

王哲已经离开七天了。芷陵尚未收到只字片语，她已经开始坐立难安了。

书桌上放了七封写好的信，每一封都是深情且充满思念的。

以前和王哲在一起时，只觉得相处得满有默契且气氛融洽，如今骤然分开，对王哲的想程度，出乎芷陵意料之外，她现在真的相信思念能使人茶不思饭不想了。

芷陵开揣测王哲可能遭遇的情况。他会不会像电影中的情节一样，遭人欺负、压迫？也许王哲此刻已遍体鳞伤，只剩半条命了。否则怎会不给她写信呢？

芷陵决定要上宪兵队问个究竟。她可不要坐在家里干着急，说不定王哲正等着她去救呢？

没想到临出门前，收到了王哲的信。

信写得很简短。只说他目前很好，现在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内的军狱服刑，因为刑期未定，所以还不能会客，要芷陵耐心等候。

芷陵原本接到信的欣喜若狂已被怒气取代，枉费她每天写一封又臭又长的信等着寄，而王哲却只是捎来短短几句话，连一句“我想你”也没有。芷陵赌气地想把桌上那些署名王哲收的信全撕了。

但是，没多久她改变主意了。她觉得自己好任性，王哲正需要她的支持鼓励，她怎么可以为了一封不满意的信而弃他不顾呢？

王哲曾经要她改掉毛躁的脾气，她实在应该听话才是。她要赶紧再写一封信告诉他，她收到信后的激动心情，并且告诉他，她期待会客那一天的到来。

一个月了，王哲仍然不能会客。

芷陵仍旧一天一封信的写、寄。

王哲来信要她一定要坚强，也要她赶快找个工作，免得闷在家里胡思乱想。

她为了让王哲安心地服刑，所以，她很听话地开始找工作。

报纸上有则发廊征求店长的启事，她决定去应征，她一向爱漂亮，视秀发如命，这个工作是满合适的。而且发廊工作时间长，可以打发她等待王哲的时间。

面试是由老板吴小姐及一位不明身分的叶先生亲自出马。虽然芷陵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，不过，吴小姐及叶先生似乎对外型姣好、长相耀眼的芷陵非常满意，要求芷陵隔日即刻上班。

芷陵迫不及待地告诉王哲这个好消息，并且向他保证，一定会好好待到 he 回来。

上班之后，她才明白，原来那个叶先生是吴小姐的情夫，叫叶文彬。

对于发良好的一切都非常陌生的芷陵，开始认真地学习。除了记熟所谓的“行话”之外，其余的东西，芷陵也很有兴趣地参与。

工作慢慢步入轨道时，也传来王哲的好消息。他已经

确定刑期了，很幸运地，他果然被判最短的八个月。

如今，只剩半年而已。

更令芷陵雀跃不已的是，王哲同时可以开始会客了。她已经开始为星期日的会客而紧张了呢。

“店长，吴小姐呢？”那个令人讨厌却又阴魂不散的叶文彬又来了。

芷陵不出声，指指美容室算是回答。

她实在对吴小姐的眼光感到咋舌。叶文彬长得五短身材，比吴小姐还要矮一截；肥厚的手指上，戴着夸张的大戒指，手势又特别多，像极了蠕动的大肠；说话有些结巴，偏又喜欢用他的台湾国语高谈阔论，芷陵有时候真有一巴掌想封住他的大嘴的冲动。

芷陵对他的讨厌，简直已达沸点。

有时候她会想像吴小姐的老公到底长得啥模样？要不然吴小姐怎会这么饥不择食？

刚才想念王哲的甜蜜感觉，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。

隔着一面玻璃，芷陵算见了着了令她牵肠挂肚的王哲。王哲的脸上有一种明显的喜悦，却又有难以释怀的内疚。他悲喜的眼光正贪婪地直视芷陵，似乎非得这样，无法将浓烈的思念释放出来。

芷陵已感觉到泪水在刺激她的眼球。

“我好想你！”

当王哲说出和第一句话时，芷陵再也忍不住了，她让

不听使唤的眼泪尽情地流泄。

“这是我见过你，最有女人味的一次。”王哲故意逗芷陵。

芷陵仍然默默地握住话筒，哀伤的眼睛凝视着玻璃里面的王哲。

“不开心看到我？”王哲柔声地问。

“不是。”芷陵拼命地摇头。

“那就笑给我看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哭。”王哲声音高扬，藉此克制他的鼻酸。

“嗯。”芷陵换上笑容，努力想使这个笑容看起来灿烂些，可是，却是滑稽的样子。

“真像个小丑！我肯定你是来约我‘难看’的。”王哲又在逗她。

芷陵终于忍俊不住，心中的激动也平抚了不少。

王哲是个相当俊逸的男人，他总是带着明亮年开朗的笑容。

如今，他被理个大光头，虽然少了头发，却益发显现出他五官的美好轮廓。现在的他，脸上带着风霜及沧桑，看起来是如此沉默、内敛。

芷陵直觉就认定他必定过得不快乐，莫非，真有人欺负他？

“有人打你吗？”芷陵压低声音问。

王哲笑了笑，指指话筒说：“不要乱说话。”

芷陵会意的点点头。

“你以前很爱说话的。”芷陵说，抑住心中的不忍。

“岁月及教训能使人成长，不是吗？我是应该重新面对人生，不能再与人生开玩笑。这期间，我才真切的体认到自己以前的漠不在乎是何等荒唐。我现在要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定位。”

“不错！这是一种收获。”芷陵说。

“你看起来似乎稳重了些，不过，仍需要继续加强。”王哲有些唠叨。

“这些日子，你过得好不好？”芷陵关心地问。

“不错！作息都很规律。你瞧，我都胖了。”他帮意展示手臂的肌肉，以确实他所说的话。

两人之间隔着障碍物——玻璃，让芷陵很不自在，有一种无法畅所欲言的感觉。

王哲洞悉她的心事“让我们看个够吧，只要能看见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他柔情地注视着芷陵。

“你这样看我，真的好奇怪，我好想笑。”芷陵不习惯王哲这么盯着她不放。

突然地，王哲像想起什么重大事情似的，宣布：“如果我表现得好，就可以特别会客，不必隔着这些玻璃，真正的面对面的会客。”

“真的？那你一定要乖，一定要好好表现！”芷陵欣喜若狂，她也有幼稚天真的一面。王哲点头答应。

“不要再天天写信给我了，也不能天天收到，又何必让你天天我忙呢？”

“哦！”芷陵有点失望。

不很长的会客时间，一下子就结束了。

芷陵看着王哲被带离开之后，才将视线收回，黯然地离开。

芷陵终于见着了吴小姐的老公——陈先生。

陈先生长得高大挺拔，虽谈不上英俊，不过，却有一种稳重的气质。

芷陵讶异的程度，自不在话下。

和陈先生相比之下，叶文彬太不称头了。为什么吴小姐会……

自己的老公如此体面，怎可能会看上那种其貌不扬，而且又嫌老土的情夫呢？真令人纳闷。

可怜的丈夫，自己的妻子假藉店务繁忙，实际却是天天与别的男人厮混，他知道否？在他那非常绅士的外表之下，会不会隐藏着可怕的爆发力呢？

“吴小姐呢？”陈先生非常有礼貌的声音响起。

“不知道哦，刚才还在的。”芷陵不得不做善意的欺骗，虽然她是如此的不愿意。

今天店门刚开，叶文彬便邀走吴小姐，整个上午过去了，还不见人影。

“你可以去美容室等，现在里头没有客人。”

“不了，你告诉她一声，说我来过就行了。”陈先生准备离去。